

回顧

回顧

回顧

編者·

書評

書評

書評

書目

書目

書目

· 創刊號至四十八期

·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雙月刊，一一〇頁。每冊定價十元。

· 在創刊號的「發刊詞」裏，我們說：「這本雜誌是屬於愛書的人！」

思兼的「關於書評」；高全之評「文學的玄思」（顏元叔）；林柏燕「談黑澤明和他的電影」；楊少麟簡介「六法全書」；壹闢提：「金剛經」研究……

都是第一期重要的文章，此外是程榕寧的專欄「出版界專訪」，前後共介紹了「純文學」等十二家出版社，並附書目，這個專欄後來沒有繼續下去，原因是從來沒有一本雜誌這麼大方過，把寶貴的篇幅，用來刊登一個出版社的全部書目，絕大多數者都誤認為我們是收了出版社廣告費纔這樣做的。

· 書評書目第二期要目有吳詠九「泛論批評與批

評家」；鄭明娉評「中國小說史」（孟瑤）；覃雲生「電影批評之建立問題」等；當時，由李行、張永祥、歐威、唐寶雲等合作的電影「秋決」正上映中，臺北戲院天天高掛客滿的牌子，而報章雜誌上更是爭相讚譽，口碑之佳，難以形容，而就在這時，書評書目發出一聲異響，刊出林柏燕的「論張永祥的劇本『秋決』主題的一致性」，林柏燕說：「『秋決』所選擇的題材，本是一個罪過，殘酷而荒謬……在現代來說，這是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的罪惡，決不是一種莊嚴。如果這個孤子，在沒有父親之下變成第二個裴剛，而蓮兒又很快地變成「老奶奶」的話，這個故事，便成了傳宗接代的諷刺與社會的包袱。」透過這樣一篇反面的文章，要緊的不是要打擊「秋決」，而是提醒讀者 and 觀眾，對一件藝術品的欣賞，或研究一個問題，我們應從多方面思考，多角度觀察，惟有在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聲音中，才能誕生風格。

• 第三期T A君的一篇「評 *Future Shock*」的中譯，引來了以後各期一系列的討論有關翻譯的文章，計有黃燕禎「評 *Moby Dick* 的中譯本」，亞青的「致何索書」；雨田：評余光中的「譯論」與「譯

文」；郭振羽：評謝康博士譯「社會學理論」；魏枏「談彭歌譯的「天地一沙鷗」；張平男「詩人的特權？」等二十多篇，這些文章已輯印成冊，收錄在由陳大安主編的「譯評」（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一書內。

• 第四期刊出陳芳明的「燃燈人」——論「燈船」時期的葉珊。這是陳芳明評論一系列現代詩當中重要的一篇論文。第四期更重要的一項決定是：增闢了雜誌報紙「書評索引」（方邁主持），這個專欄至今仍在持續中。

• 第五期開始，「書評書目」大量介紹好書，蘇念秋的「好書推介」，一口氣提出了七本之多：「諸神復活」（中華書局）、「失羣的鳥」（晨鐘出版社）、「藝術論」、「失樂園畫傳」（開山書店）、「亞力山大新傳」（軍事譯粹社）、「醜陋的美國人」（晨鐘出版社）、「獄中書簡（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查閱提：「我喜愛的書」，亦開出九本書單：「夢的解釋」（志文出版社）、「科學哲學與人生」（虹橋書店）、「校園裏的椰子樹」（三民書局）、「望鄉的牧神」（純文學出版社）、「中國文法講話」（開明書

店)、「常用虛字用法淺釋」(復興書局)、「老子」、「莊子」、「佛克納短篇小說選」(文壇社)加上二、三、四期碧竹、邵憫、趙雲、辛鬱四位「作家談書」，「書評書目」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向讀者推介的好書至少已近百冊。

• 第六期刊出張系國的重要論文：「讓未來等一等吧」。這篇文章已變成書名，由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談「家變」，也是第六期「書評書目」的「重頭戲」，執筆人計有王鼎鈞、石公、李寬宏、景翔、關雲等。

• 第七期是創刊周年專號，本社社長洪簡靜惠女士寫下了「書評書目一年」，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是，王更生「國文系學生必讀書籍舉要」。書評書目出版社也在六十二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最先出版的兩本書是：林柏燕的「文學探索」和楊月蓀譯的「冷血」。

• 「作家話像」專欄自本期起正式登場。

• 第八期刊出姚一葦的重要論文「批評的主觀性與客觀性」。亮軒的名著「一個讀書的故事」至今為人樂道，這篇文章，如今也是一本書的書名，由書評

書目出版社印行。

• 第九期起改成月刊。續刊何欣「論黃春明的小說中的人物」。「鍾理和作品概述」和「鍾理和短篇小說選集」讀後，分別由張良澤和謝嘉珍執筆。

• 第十期有一篇甚為有趣的讀書的故事：「大街小巷都走走」，子敏先生說：「每個人都應該為他所讀過的書「驕傲」，也不應該為他所讀過的書「自卑」。每一本書，不論大書小書，都有它的用處。如果你有一天發見一個大學者竟沒讀過你讀過的某一本書，你不要驚訝，因為「書的世界」實在太大。不要迷信什麼「必讀書目」，許多開列「必讀書目」的人開列的不過是自己的幻想和虛榮心。「書的世界」是一個很大的「自助餐廳」，每個進去的人都可以自己點菜，都可以吃得飽，都可以獲得自己的獨特的經驗。」

• 第十一期鄭明嫻的「兄弟們」，把一些和「書評書目」性質相近的雜誌詳細介紹給讀者，它們是「書目季刊」、「中華書訊」、「出版家雜誌」和「圖書雜誌」。可惜的是，辦雜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大多數人却把它看得太容易，一本雜誌要始終維持

它的風格，始終有它的特色，必須要「擇善固執」；所以上述的幾本雜誌，有的停刊了，有的變得商業化起來，有的又暮氣沉沉，永遠無法活潑起來。

「譯叢」(Renditions)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一份有理想的雜誌，一份內容以文學藝術為主的中文英譯雜誌，景翔在十一期對這份刊物的來龍去脈介紹得很詳盡。

十一期最主要的一篇文章當然是李辰冬的「我的治學經驗」。李教授把幾十年的治學經驗不厭其煩的告訴我們，供讀者做為一個借鏡。這篇文章層次分明，他把自己治學的經驗劃為六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詳細說明接觸每一種學問的因緣。

• 第十二期覃雲生「談臺灣的雜誌」以及附錄「全國中文雜誌目錄」是一篇研究臺灣雜誌的珍貴資料。

「書評書目」辦到第十二期，大致的輪廓和編者的野心已經顯現出來，首先它是一本書評和書目的雜誌，但畢竟以這樣內容為範圍的雜誌，可讀性不高，要想引起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注意和關心並不容易，於是編者時時不忘在枯燥的菜單裏加些作料、加點糖，「讀書的故事」、「寫書的故事」、「藏書的故事」、「出

版界專訪」、「作家話像」、「筆談」、「作家與書」、「作家談書」、「英譯問題專欄」、「短評」、「雜誌叢談」、「史料整理」等等，無非是希望從多方面談書、論書中引發讀者對書的興趣，而資料整理，和「書目」、「索引」一樣單調，不過學術、出版、文化界如果拿不出一切的統計數字，我們將始終停留在文化萎縮的層面裏，在這一方面，即使是有心人如「出版家雜誌」和「書評書目」，我們仍然覺得得離「最低限度」還差得太遠，如果有一天隨時都可以查到一本書的銷售數字，每一個作家的完整資料，以及各種我們想要知道的有關學術、文化、出版方面的統計數字，甚至有一個專門機構，可以解答這方面的問題，惟有到那一天，我們才能驕傲的對人說：「我們是一個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

• 第十三期繼續刊登覃雲生的資料整理：「遠來的和尚：談內銷的中文雜誌」以及「內銷中文雜誌目錄」，而陳芳明「細讀顏元叔的詩評」，長達二萬字，陳芳明認為：「……所謂批評，往往只是對文學作品做一番『測航』的工作，每一種批評見解都不能當做最後的定論，如果下判斷時都是以『我認為』做出

發點，便難以使人信服，自我中心太強，易流於剛愎自用，這是批評界的一大忌諱。」

• 第十四期琦君「我的讀書回憶」——「三更更有夢書當枕」是一篇難得讀到的好文章；而景翔到美國出差回來後，寫的有關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介紹（真正的敵人是「無知」），我們認為：凡是臺灣有理想的年輕人，如果想經營一家有構想有格調的書店，這篇報導必須細讀。

著作權和出版權一樣嗎？著作權可以賣來賣去嗎？如果您準備出書，呂秀蓮：「未雨綢繆話——出版契約的訂立」也是一篇極有參考價值的文章。

投石（石家興）的「歐美科學新書簡介」，選擇「通俗的，淺易的，入門的」歐美科學新書，介紹給本刊讀者，亦自本期上場。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綜合月刊社）的出版，是國內學術界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第十五期「書評書目」，特請陳芳明訪問編著此書的吳相湘教授，題目是：「民國史的見證者」。

• 第十六期的「書評書目」內容極為精彩，吳相湘主持的「信義書房漫話」首篇「家居書店街，走到

書店街」是一篇談讀書、買書、寫書、編書、印書的好文章；而王鼎鈞的短篇小說「哭屋」，是「書評書目」創刊近五年來惟一的一篇小說，可見它的不同凡響。「哭屋」也是一則讀書的故事，寫一個「失敗的英雄」，他不停的赴考，却一再的失敗，終於自縊結束生命。這篇小說已被選入「六十三年短篇小說選」（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

十六期另一篇極為轟動的評論是蕭毅虹的「花呀草呀雲呀天呀水呀風呀」，對瓊瑤作品的今昔有極為深刻的剖析。

「書衣」出版，隨同第十六期雜誌，贈送給本刊訂戶，現已絕版。

• 第十七期出版，書評書目雜誌創刊兩週年。齊邦媛教授寫了一篇「生長」祝賀，她說：「生長真是令人欣喜的事，尤其是有遠景的生命。」

朱約農先生也時常給「書評書目」寫稿，十七期「美國的書·作家·與其他」使我們瞭解美國文壇的近況。

第十七期新闢「第三隻眼」專欄，第一篇「三歲看八十」，談楊子的小說「變色的太陽」，田夏仁認

爲這個長篇，宣傳聲勢浩大，可是他拜讀內容之後，覺得「變色的太陽」實在只是地動山搖之後出來的一則小老鼠。這篇短小精悍的短評後來成爲「名著」，許多讀者遠從海外寫信回來，專門指定要買那一期的「書評書目」，當他們讀到「三歲看八十」之後，才發現原來那是另一隻小老鼠——因爲那篇文章全長僅只短短六百字！

• 第十八期馬景賢的「書童生涯」——一個圖書館員的話，道出了臺灣圖書館問題的癥結，這篇文章值得每一個研究圖書館以及大學裏就讀圖書館系的同学們研讀。吳相湘「海內外的中文圖書館」，是另一篇談圖書館的文章，這篇文章更不是一般人能寫，而吳相湘教授正是那種「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也只有他那樣有心的「愛書的人」，才能使我們又讀到一篇傑出的文章。

• 第十九期的「書評書目」，進入新的里程碑，這一期的封面是郭英聲的一幅「熨斗」，古舊典雅，令人沉思。古添洪的「我國神話研究書目提要」是一篇很有研究參考的論文。

• 第二十期刊出陳克瓊女士的長文「爬一座沒有頂峯的山」——評「當代中國小說大展」。

朱約農的「美國暢銷書傳奇」，道出了美國出版界的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然而有一點却不能不令人「心有所感」：根據目前暢銷書定律說，任何暢銷書，必須以十年內，達到美國平均總人口數百分之一的銷行量爲準。換句話說，今天美國一本銷行兩百萬冊的書，才可說是暢銷書，即平均每一百個人看一本書。再看我們這邊的情況，初版的書大約以二千冊爲準，一本書能够三版也不過是五、六千本，平均起來，全省每三千人才看一本書，這是一個很令人「心酸」而又「驚悸」的數字，是不是？

• 第二十一期起，胡有瑞一系列訪問當代學人的專訪（已由「書評書目」輯印成書，書名「現代學人散記」），本期刊出第一篇：「學術界的奇人」——訪王雲五先生，王岫老的名言是：「爲學當如羣山峙，一峯突出羣峯環。」

• 第二十二期刊出歐陽子極有見地的小說分析。「永遠的尹雪艷」之語言與語調。歐陽子的一系列評文，已輯印成書，書名「王謝堂前的燕子」。

「話說女性刊物的一場混仗」，由陳小牯採訪，這篇報導，反映出民國六十四年初出版界的「婦女雜誌狂熱症」，那一陣子，似乎人人想辦一本女性刊物

，如今那些女性刊物都已成了出版史上的歷史。

• 第二十三期，陳芳明爲我們訪問一位在美國的中國學人「天涯也有彎環月」——訪問蕭公權先生。

• 圖書館的功用是多方面的，但對於目前整個社會風氣來說，圖書館的首要任務，應該在於推廣「借書」，而非沾沾自喜於自己「藏」有多少書籍。其中的道理是極爲淺顯明白的。擁有幾萬冊，乃至於幾百萬冊的書籍，並不就等於擁有文化與智慧。第二十四期鄭明嫻的「訪圖書館」，適時地爲我們指出了目前圖書館的病症，更讓我們體認到：圖書館的書籍不是少數知識分子的私產，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如何使想看書的人，能很方便的借閱，才是最重要的。

• 第二十五期。總統 蔣公於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與世長辭，本刊特請梅奇仁恭編「故總統 蔣公書目彙編」，希望透過這張書目，大家都能研讀蔣公的著述。

亮軒「照亮中國古史的人」，爲甲骨文權威董作賓先生作傳，這樣的中國人，當然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榜樣。

林以亮的重要評論作品「試評紅樓夢新英譯」自二十五期起一連八期，連續刊出，贏得中西紅學專家

好評，現已由聯經出版公司印行，書名：「紅樓夢西遊記」。

• 第二十六期，遠在香港的陳乃欣女士，寄來了「徐訏二三事」；年輕的詩人羅青，寫下了份量不輕的「痙弦論」。

• 第二十七期，刊出余光中「山河歲月話漁樵」，這篇文章，是以後一連串「胡評」事件的第一響巨炮。

• 第二十八期「評三島由紀夫的四部曲」，原文是夏志清先生遠從美國航空快遞，寄給本社的參考資料，經本社特請陳大安先生譯爲中文，以饗讀者。讀者可由此了解抱持西方文化觀點者，對三島的看法。也許原作者犀利的文筆，會使部份熱愛三島作品的讀者失望，但其中不乏精闢見解，一針見血地把三島作品中隱藏着的缺點發掘出來，在臺灣一片對三島的讚歎聲裏，本文代表了另一種觀點。

• 第二十九期。成立三週年。比照以前出版「書衣」的方式，又出版了「書友」，贈送給本刊訂戶。

繼「痙弦論」後，羅青又寫了「紀弦論」；一本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文獻「諾貝爾文學獎秘史」，自二十九期起由王鴻仁按期彙譯，現已由書評書目

出版社出版；洪醒夫的專訪：「鄭清文訪問記」，以及亮軒書評「三更更有夢書當枕」，均於二十九期刊出。

• 第三十期，郭振羽從新加坡寄來了討論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的論文「高夫曼的世界」，兼論現代人的心態。

• 第三十一期：喬志高的「美語新詮」專欄，繼「『話』要衣裳」之後，本期又刊出「洋秀才談書」。喬志高的中英文均屬高手，他的文章談諧有趣，讀來令人不禁莞爾。

• 第三十二期陳芳明「我的借書經驗」寫的雖是私人的遭遇，可是對愛書的年輕朋友來說，頗能引人共鳴。同時也為編者帶來啓示，即像「書評書目」這樣的雜誌，永遠不能說它的範圍太小，在書的天地裏遨遊，它的題材無形中變成無限大，只要愛書的朋友肯寫下自己的「讀書歷程」，每個人都是「書評書目」的好作者。有人說，每個人都是一部長篇小說。我們也可以說，其實每個人都有一段讀書的故事！

• 第三十三期刊出書評書目三週年的三篇得獎紀念徵文：王祖壽「我對年度小說的建議」；簡宛「我對書評書目的展望」；鄭鳳珠「影響我一生的書」。

第三十三期另一項貢獻是為讀者開列「家庭書目」，亮軒「大家一起來讀書」開了一張包含七十四本好書的「家庭書目」，希望每一個家庭把酒櫃改成書櫃，而這七十四本好書，無疑是每一個家庭購書時的最好參考指南。

• 第三十四期一次刊完歐陽子的二萬多字論文「『遊園驚夢』的寫作技巧和引伸含義」，並刊出新人許素蘭、胡錦媛評張系國、商禽的小說和新詩。

• 第三十五期的要目有思果「談英國散文選」、白珍「中國塔會走路——評『細說錦繡中華彩色本』英文說明」；蘇格「姚一葦談戲劇」。

• 三十六期起又開闢一個新的專欄：「西洋新書評介」，由黃文範主持。

• 三十七期劉惠林「愛就愛他一生一世」——讀英相勞埃德喬治與情婦弗朗西絲故事有感，是一篇遠從英國愛丁堡大學寄來的「愛的故事」；知識、智慧和靈性是既相屬又相通，似獨立又相倚，似相倚又獨立的。朱約農先生，由林語堂先生的去世，感慨知識界的損失，深思到洪通與朱銘出現的意義和啓示，深入淺出地闡述了「知識、智慧和靈性」，是一篇值得細嚼的好文章。

• 第三十八期夏祖麗「王文興訪問記」是一篇很有個性的問答錄，王文興在這篇訪問中談童年、「家變」、寫作生活、人生觀及讀書心得。王文興說：「至少我知道一點的就是，我絕非頹廢的人生觀，只要我有興趣的事，我會一直去做，即使到頭來是無意義的。甚至我覺得就是做這些事才有意義，我並沒有更進一步去探討客觀的觀點，只是主觀的認為這樣有意義才去做，比如我認為看書寫作有意義，換句話說也就是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一樣事都沒有意義。」

• 第三十九期歐陽子：「從『臺北人』的缺失說起」，回答了許多人對白先勇的小說太悲觀太消極的「責評」，並論及文學批評的方法與實踐。

• 第四十期，新開「日頭下」專欄，並請應鳳凰每期選擇有影響力的西洋作家，把他們的中譯書目整理出來。

• 第四十一期。成立四週年。林以亮、林太乙、簡宛分別寫了三篇文章，祝賀「書評書目」四周歲。

• 第四十二期是書評專號，共刊書評十五篇。

• 第四十三期有兩篇有關海明威的文章，馮濟灝的「海明威的人生哲學」及張洋培「談海明威的中國行」；另兩篇重要的文章是「談國學及其入門書」（

林慶彰）及「為中國而學術」（黃山）。

• 第四十四期起，特請名建築師王菊楚設計封面，至四十九期均為王君作品。

第四十四期江聲「我們不要這種『熱忱』」是評「文學休走」（趙知悌編）的一篇書評，作者的論點是：「一種文學之形式，內容可因缺陷而受到指責，但吾人却不能同意以走羣衆路線文學為唯一的文學。」江聲的第二點論點是：「排斥所有其他東西則是危險的。」

初音的「百年『心靈』」，介紹已經創刊一百年的英國哲學期刊及它的五位主編。作者說：「期刊雜誌通常是一種集體的創作。一個刊物如果不能不短命，往往顯出許多寶貴的文化現象。」

四十四期起新闢兩個專欄：亮軒的「書之種種」和司陽的「文化圈裏」此外琦君「春水船如天上座」及林佩芬「談『秋霧』」，一評思果的散文，一談叢麈的小說，都是有份量的作品。

• 第四十五期，董保中「文人的使命」與「創作自由」，兼評陳克環的「形式與內容」，引來了陳克環「道不同不相為謀」（四十六期）、董保中「道不同亦可相謀」（四十八期）、陳克環「且試相謀」（

四十九期），這場筆仗大概到此可以休止，再寫下去，就可能要傷感情了。

夏祖麗自本期起開闢「作家的書房」專欄，第一篇是「林文月的古典書房」

• 第四十六期起連載李祐寧「我國近三十年電影學著作評介」，蒐錄了自民國三十九年以降在此地出版的電影書籍目錄，殊為難得。現在社會上有一種人，一會兒建議別人做這，一會兒建議別人做那，但是真有人做了，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有關書目的書，索引的書，我們這兒比起歐美，當然是少得多，做得也還不够理想，可是一般人對做書目工作的傻子，以及出書目、索引的出版社，是否有所鼓勵呢？往往一本有關書目、索引的書，費了一年半載的工夫辛苦編成，出版後却連三百本也賣不出去，怎麼能怪別人沒有做、不肯做呢？

• 第四十七期，喻麗清「書緣」是「讀書的故事」，也是「愛情的故事」。喻麗清文字清麗、細巧，是寫散文的能手，她在「『魔歌』讀後」（四十六期）裏有這樣一段話：「想想看，少了一位紀弦或少了一個余光中，少了洛夫或楊牧，是一種怎麼樣的損失，然而少我們這些『沒有詩，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千

百個又有什麼關係。思之可喜，思之可悲。」

葉維廉、孫慶餘，在四十七期分別評介古添洪的「晚霞的超越」和簡宛的「地上的雲」，他們兩位雖能可貴的是，在談別人的書裏，都能說出自己的見解。有人說：「批評也是創作」，我想葉和孫兩位的評文，剛好是最佳的註腳。

• 第四十八期，小說家許家石十分難得的也在「書評書目」發表了文章，他的「讀書難」，是讀書人的心聲。

趙雲也是傑出的小說家，她更是愛心深濃的人，她的：從「我喜歡的課外讀物」說到目前學童閱讀課外書情形，是一篇極有見地的文章，她否認我們的兒童語文程度低落，缺乏想像力，是由於沒有良好的兒童讀物。我們是一個「有」的社會，我們的問題是，「有」了以後不知如何「用」。我們缺乏的是管理的學問，或者說是「管理」得太好，以至沒有發揮作用。趙雲肯定教育廳兒童讀物小組出版的「中華兒童叢書」，可惜的是，很多小朋友都看不到。

尹雪曼「寫文章的」，也是一篇「引人共鳴」之作。而四十八期的創新之處是開了一個「小筆尖專欄」，我們希望為三言兩語式的迷你書評打出一條出路。